

文章编号: 1000-8934(2024)4-0108-07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4.04.008

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中世纪欧洲机械技艺思想的流变

胡小波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5)

摘要: 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贬低态度代表了西方古典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主流哲学观点。经过阿拉伯思想浸润与杂糅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随着12世纪大翻译运动进入中世纪欧洲,中世纪思想家获得了一种评价机械技艺的范本,并对机械技艺的知识分类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评价,形成了机械技艺的宗教救赎论、政体隐喻说以及世俗功能说等观念。这些不同的思想线索丰富了机械技艺在中世纪知识中的组织与分类,呈现出亚里士多德主义机械技艺观在中世纪欧洲的兴衰历程,不仅反映出当时思想家关于知识的本质和内容等观念的转变,而且为理解技术融入近代西方世界观的过程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科技史领域的更为广阔视角。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主义; 机械技艺; 中世纪; 基尔沃比; 维克多的于格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世纪欧洲关于机械技艺思想演变的图景中,至少存在着两种鲜明的传统:一种是奥古斯丁-维克多传统,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前者由12世纪维克多大教堂学校的于格(Hugh of St. Victor)基于奥古斯丁主义而开创,经过维克多的理查德(Richard of St. Victor)、戈弗雷(Godfrey of St. Victor)、隆尚(Raoul de Longchamps)和拉杜尔福斯(Radulfus Ardens)等人发展,直到基尔沃比(Robert Kilwardby)达到顶峰,其中强调机械技艺在中世纪知识体系中的融入,试图通过弥合思辨性哲学与实践性技艺之间的鸿沟,使所有的知识最终都从属于或为了使灵魂接近上帝这一目的,从而确立了机械技艺的宗教或“救赎”意义。^[1]得益于中世纪作为“信仰的时代”的整体智识氛围,这条线索的思想发展路径大致清晰,学界对技艺与宗教、文化和劳动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5]

相较之下,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则显得更加复杂,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家对机械技艺的理解重点不在于追求技艺如何有助于救赎,而将其置于数学、物理和经济学等多种主题之下,作为这些理论科学的实践部分或理解这些科学的辅助手段,强调其更纯粹的世俗功能。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经过阿

拉伯思想浸润与杂糅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开始进入中世纪欧洲。这些新知识丰富了机械技艺在中世纪知识中的组织与分类,促进了当时的学者将机械技艺与自然哲学充分结合并试图建立一种更广泛的知识阶梯,但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同理解或亚里士多德自身对技艺阐述的含混不清,又导致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逐渐突破自身原有的知识界限,并最终要求彻底推翻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即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6]

本文旨在厘清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下机械技艺思想的发展轨迹,以期呈现亚里士多德主义机械技艺观在中世纪欧洲的兴衰历程,为理解技术融入近代西方世界观的过程提供一个超越传统科技史领域的更为广阔视角。

一、中世纪早期机械技艺思想的来源与发展

1. 柏拉图的技艺分类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性阐述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机械技艺思想可以追溯到

收稿日期: 2023-6-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心灵与技艺: 中世纪机械技艺与认识论研究”(22FZX075)。

作者简介: 胡小波(1988—),安徽肥东人,哲学博士,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中世纪技术思想史。

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生产的技艺(ποιητικόν)”和“获取的技艺(κτητικόν)”,前者包括农艺、畜牧、制造或者塑造器皿、仿制等技艺,后者包括学习、认知、商贸、争斗、狩猎和钓鱼等。^{[7]6-7}这种分类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将技艺与其他知识相结合,而且柏拉图认为知识应该像数学、物理和辩证法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性,对于技艺的描述只是作为扩展的类比或范例,用于修辞和说教的目的,例如《政治家篇》中通过对各种具体技艺的冗长讨论^{[7]119-120},为定义国王的统治技艺这一更困难的任务提供了类比。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技艺整合到一个整体的分类中,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区分了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的同时,提到了追求特定目的的从属技艺,例如骑术技艺^{[8]3},认为这些技艺旨在追求功利性目的,对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贬损。这一看法在《政治学》中最为明显,他认为“我们称为工匠的贱业的种种技艺都败坏公民的身体,而领取酬金的活计会劳瘁公民并贬抑其思想”^{[9]272},也就是说,在一个好的政体中公民只会是有德性的人,他们不会从事实用技艺(banausic arts),因为卑微的劳动者必然缺乏与公正的判断和明智的统治所必需的德性^{[9]82-83}。具体来说,从事实用技艺的人被排除在公民或城邦共同体之外有两个依据。首先,从事实用技艺的人缺乏公民生活至关重要的自由时间,因为“辛苦谋生的人们不可能有足够的闲暇”^{[9]131},而公民需要闲暇来充分参与城邦的各种活动。其次,这些从业者的职业目标与城邦的本质不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存在不能仅仅以维持公民的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生活^{[9]90},即促进公民的美德和幸福。显然实用技艺的目的并不能达到这种目标,充其量只是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述为后来的一些中世纪作者提供了文本,用来强化技艺是卑劣的、奴隶的或粗俗的等观念,但是对技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对知识划分的叙述,尤其是从属科学(subalternate sciences)的概念蕴含着将具体的技艺与更高的科学相联系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一方面表现在他把机械技艺相关的知识作为数学中一种更倾向于物理学的部分,“具有真正理性的创造品质”^{[8]124},强调技艺蕴含了其原理;另一方面表现在把技艺定义为导致某些事物生成的人类活动,从而形成技艺与自然之间的类比,即自然和技艺都是

将一种形式赋予质料,相较于自然的因果关系,人类则通过技艺对质料有目的、知识地塑造。这些阐述都可能促使人们探索如何将技艺融入人类的整体知识图景之中。

2. 奥古斯丁对古希腊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在古典哲学传统中,奥古斯丁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技艺作为知识的一部分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他既是古典思想的继承者,又是新的独特文化的开拓者。在知识分类中,奥古斯丁将亚里士多德的技艺分类与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技艺结合起来,从最具有物质性(或世俗)的技艺到最崇高(或神圣)的技艺按等级排列。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列举了多种技艺,认为它们是人类天赋的表现,但同时又是“多余的、危险的、有害的”,不仅与人类的终极幸福无关,而且即使在满足人类世俗的需求时也潜藏着危险和不道德。^[10]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奥古斯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悖论性观点,认为技艺是人类知识和成就的一部分,但却与人类最崇高和最真实的目的相对立。不同的是,奥古斯丁为摆脱这种悖论所带来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方案,即所有的技艺如同哲学和异端一样会同时受到信仰和理性的限制,但反过来说,所有的技艺,包括手工技艺,只要它们服从宗教目的,就都可以为上帝服务。这种将知识归于宗教的解释是12世纪对技艺进行重新评估的来源之一。

3. 中世纪早期的技艺观与“机械技艺”的出现

中世纪早期的机械技艺思想延续着晚期古典的传统,代表人物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他在《菲劳罗嘉与墨丘利的婚姻》(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中把医学和建筑排除在自由技艺之外,因为它们是世俗且可朽的。^[11]但是在对技艺的怀疑或轻视态度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将机械技艺、医学和占星术等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视其具有与自由技艺中四艺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将哲学划分为七个部分: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占星术、机械和医学。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在《圣俗学识指南》(Institutiones)中关于神圣阅读的章节包括了对医学和农业的讨论,在《信札》(Variae Epistulae)中将机械、建筑学和医学与“四艺”归为一类,作为处理一般原理的数学科学。此后,这种对知识的分类首先是在7世纪末期至9世纪的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学者之间,后来在

包括阿尔昆在内的卡洛琳王朝的教师之间逐渐变得普遍。到了9世纪,伊西多尔的分类已经被纳入中世纪早期思想的主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2世纪。^{[4]61-70}然而,中世纪早期对于技艺分类的意义不仅在于古代思想的延续,而且在于根据实用性对这些观念进行的重塑。这种重塑中最为重要的是“机械技艺(*artes mechanicae*)”这一新术语的出现。司各脱(*John the Scot*)在对《菲劳罗嘉与墨丘利的婚姻》的评论中最早使用该词,认为机械技艺“与自由技艺在形式和功能上是类似的,不该因为涉及实用目的而被贬低”,只不过自由技艺是“属神的”,而机械技艺是“属人的”,从而将手工技艺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技艺范畴。^{[1]81}

二、12世纪对机械技艺的重新评价

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态度代表了欧洲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主导哲学观点,但从12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了一波对机械技艺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的浪潮^[3-5],及至12世纪中叶,一种明确的哲学思想开始出现,即重视机械技艺并承认人类劳动在提升社会秩序和荣耀个人品质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波浪潮的发端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很复杂,包括了经济组织、技术、神学和宗教文化等的变化,其中,与重新思考机械技艺关系最为密切的学者是圣维克多的于格。

1. 于格的宗教救赎论

在《训导篇》(*Didascalicon*)中,于格基于亚里士多德理论对知识进行了四重划分:(1)理论性知识,涉及对真理的沉思;(2)实践性知识,涉及道德的培养;(3)机械性知识,涉及现实生活的秩序;(4)逻辑性知识,旨在提供正确思考和有效论证所需的知识。^[12]在此基础上,他将机械技艺进一步划分为七类:织物制造、军备、商业、农业、狩猎、医学和戏剧,并将其与自由技艺中的三艺和四艺相对应,前三种与外部事物有关,后四种与内部事物有关。通过这种类比,于格将机械技艺纳入人类的整体知识。尽管他仍然强调机械技艺的“掺杂”性质,认为它们之中掺入了实用和身体的需要,但这些技艺就像自由技艺一样,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智慧和幸福,实现奥古斯丁所描述的救赎功能。在他看来,机械技艺的地位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它们所关注的

是最世俗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进行抽象反思之前,必须满足身体的需求,只能作为通往救赎之旅的初步步骤。^{[1]82}

2. 约翰的政体隐喻说

相较于于格在人类知识形式的分类中探讨机械技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将机械技艺融入了政治体制的隐喻中。他在《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中把统治者比作头,把元老院或参事比作心脏,把法官和总督比作感官,把税吏和士兵比作双手和胳膊,把佣人比作两翼,把财政官员比作肠胃,把农民和工匠们比作脚。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健全的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所有部分都必须有意识地或自觉地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他们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实现的。约翰强调所有社会阶层——包括那些与机械技艺相关的社会阶层——都要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农民和工匠也是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正是他们支撑、维持和推进整个庞大的身躯。再强壮的身体若没有脚的支撑,它就不能前进”^[13]。因而从事机械技艺的人不应该被蔑视,而是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约翰的阐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对机械技艺的轻视态度。

3. 冈迪萨尔沃的世俗功能说

早在西方学者之前,阿拉伯学者就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关于技艺的思想阐述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法拉比(*al-Farabi*)、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等人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思想在12世纪通过多明戈·冈迪萨尔沃(*Domingo Gundisalvo*)翻译法拉比的《论科学的产生》(*De ortu scientiarum*)而重新引入西方,之后再次影响了西方拉丁语世界对技艺的分类。法拉比对知识的分类依据其与纯粹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认为机械科学是教导构思模式和通过人工技巧来操纵自然物体的学科,既从属于那些以更高实体为对象的科学(如考虑纯图形的几何学),也从属于那些提供测量和分析装置的特定实用技艺。^[14]

冈迪萨尔沃在《论哲学的划分》(*De divisione philosophiae*)中遵循了法拉比的划分,提出了一个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三重划分(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指出自然科学考虑的真正主题是运动中的对象。^{[15]14-17}然而,因受到阿维森纳和波埃修的影响,他认为机械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是数学的一部分,应该成为数学研究中理解“纯

粹形式”的机械手段^{[15]32},继而构建了数学的七重划分,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占星术、透视学、静力学和机械科学。尽管冈迪萨尔沃的分类与于格一样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图(即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类知识分类),但他在各种具体科学的意图方面并不赞同于格的想法(即机械科学的目标是创造以自然为模型的多种人工制品),认为机械科学不是为了认识自然,而是要作为体现理论原理的一种方式,作为加强其他科学工作的一种手段,要为人工制品的生产提供更准确、更有效的手段。^{[15]123}此外,他认为机械技艺通过提供必需品和消除贫困为生活提供帮助和自由技艺共同构成了支配家庭生活的技艺。^{[15]139}因此,对于冈迪萨尔沃而言,机械技艺的功能是世俗的,其价值完全来源于为家庭提供生活物品和为人类知识的不同领域提供手段或者方法。

三、13 世纪机械技艺思想的 分歧与综合

到了 13 世纪,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将机械技艺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随着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科学和哲学文本变得更加容易获得,知识的分类更多地反映了一个融合了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主义)和阿拉伯技艺观的综合或整体的新知识体系。然而,这种机械技艺的世俗观有时被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评论(可直接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料库中找到)与其在阿拉伯世界间接产生的法拉比传统(例如冈迪萨尔沃,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始分类发展而来的)之间潜在的张力所混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技艺是“奴隶的”的消极评价,与阿拉伯传统中对技艺更为积极的评价刚好相反。

1. 斯科特与大阿尔伯特对机械技艺的积极态度

这种张力在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关于知识分类的文章中尤其明显。在一阶分类中,他根据亚里士多德思想把哲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部分,前者涉及一切自然的事物,而后者涉及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事物,包括法律、制度、军队、战争和所有人工制造的东西;在二阶分类中,理论部分包括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和神圣科学,实践部分包括公民科学(语言科学、道德科学和其他与有教养的人有关的科学)和粗俗技艺(例如制鞋、建筑和

其他与地位低下的或卑贱的人相关的技艺)。然而,在实践部分的进一步分类中,斯科特遵循冈迪萨尔沃和阿尔·法拉比的阿拉伯传统,根据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作出医学、农业、炼金术、巫术、占卜、航海和“许多其他事物”的划分。很显然这种划分基本符合《训导篇》建立的维克多传统,而且与一阶划分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完全不同,未体现出对机械技艺的任何消极态度。^{[4]135-136}

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对机械技艺的处理则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对技艺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一系列可能的回应。虽然两人都采用了纯粹的亚里士多德式知识划分体系^[16],但大阿尔伯特对机械技艺明显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他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三重划分: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以及创制科学,对技艺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的阐述却并不是系统化的,仅在零散的意见中有所表达,不仅描述机械技艺的术语是多样的,例如 *artes mechanicae*、*artes factivae* 和 *apotelesmata*,而且涉及机械技艺的具体内容也有差异,一些段落列举了面包制作、羊毛制作、军事技艺和建筑等例子,另一些段落又提到冈迪萨尔沃所说的几何学的“机械科学”。^{[2]103-111}尽管这些论述显得碎片化,但他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是一致的,机械技艺就是与制造有关的那些技艺。大阿尔伯特为了完善他所定义的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概念应用于使用机械技艺的过程,并把机械技艺按其与其与质料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仅仅考虑质料,把材料绘制成一个完整的形式,例如造船或建造房屋时,建造者看到石头和木头,就可以从中考虑房子的形状;第二类是使用已经完成的对象,例如士兵使用剑是为了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类技艺包括经济学和军事技艺;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例如羊毛加工,既使用了羊毛,也生产出纺织品供所有人使用。此外,大阿尔伯特对当时的炼铁、排水沟建造和交叉耕作等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凸显机械技艺重要性的理由,其重要性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中,机械技艺能够像自由技艺一样提供必要的和有用的东西。^{[4]138}

2. 托马斯·阿奎那对机械技艺的消极态度

相较于斯科特与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对机械技艺则持续表现出轻蔑或者消极的态度。他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认为只有道德哲学才能恰当地称为“实践的”,拒绝将机械技艺纳入任何一

种哲学分类的实践部分。即使在对中间科学(*scientiae mediae*) 的讨论中,阿奎那也将机械技艺排除在外,这可能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谙熟有关,因为机械技艺大致对应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科学。机械技艺与知识其他的分支脱节,以及其自身的物质或可朽性,再加上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遵循,必然导致阿奎那得出机械技艺本质是地位低下的结论,也必然造成他对机械技艺实用性的忽视。然而,阿奎那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机械技艺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将医学、炼金术、农业和类似的科学作为物理学的从属学科就类似于阿拉伯传统的分类模式。^{[4]140}

3. 基尔沃比对机械技艺思想的大综合

13世纪关于机械技艺的定义和地位的思潮及其产生的图景,与其说在关注能否把技艺纳入人类的知识体系,不如说在探讨对技艺的态度和立场,而将这些不同的因素——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技艺、阿拉伯传统将技艺作为实用科学的观念以及于格关于机械技艺的定义^{[4]102-123}——形成一个统一的图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基尔沃比的《论科学的产生》(*De ortu scientiarum*) 是一个综合13世纪流行的各种关于机械技艺观点的尝试。^{[5]127-130}他重新定义了维克多传统中关于机械技艺的概念,用“建筑”替换了“戏剧”,用“commerce”替换了于格的“navigation”(贸易),基于每一种技艺与满足身体物质需求的关系,将七种机械技艺划分为与身体“内在”相关的技艺(农业、烹饪和医学)和“外在”相关的技艺(裁缝、军备、建筑和商业)。很显然,这属于维克多传统,但基尔沃比在探讨机械技艺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之间的区别时,不仅直接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论证概念,而且基于阿拉伯传统将机械技艺与语言和实践技艺一起作为人类的科学,指出其目的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强调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而提出了“思辨科学是实践的,而实践科学是思辨的”^[17]观点。

四、中世纪晚期作为社会生活的机械技艺

亚里士多德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对机械技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其

将机械技艺视作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的观点,也使得对机械技艺的关注与讨论逐渐在政治和社会等层面展开。机械技艺通常与三艺甚至有时与法律搭配在一起,被认为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如果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只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初步了解(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不容易获得,也没有被翻译成拉丁文),就将12世纪一些哲学家对机械技艺价值的热情转化为一种政治学说,那么这种政治学说随着《政治学》以及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流行,在13世纪的作品中显得愈发突出。

1. 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机械技艺

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 在《珍宝之书》(*Li Livres dou Tresor*) 中认为政治学包括机械技艺和语言技艺,政治这一“崇高的职业,教会了我们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所有技艺和行业,存在于两种方式中,即实践和言语”^{[18]21}。其中“言语”指政治技艺,包括语法、辩证法和修辞学,“实践”涉及手和脚的日常行业,即金属匠、织布工和鞋匠,以及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其他行业,这些行业被称为机械技艺行业。尽管拉蒂尼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讨论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总结,但很明显抛弃了对机械技艺的贬低,认为工匠和手工艺劳动者是崇高的,他们不仅促进了城邦内不同技艺和行业的繁荣,而且“每一个工匠都能很好地判断并说出属于自己行业的真理”^{[18]177},这是其在社会中获得尊严和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拉蒂尼不仅强调了机械技艺从业者应该被视为公民,还将他们之间的商业活动视为公民之间良好关系的一个完美模型,他们根据个人利益的需求彼此进行商品的交易和互相服务,“公民和工匠生活在一起也是很自然的事情”^{[18]178}。总之,对于拉蒂尼来说,寻求个人利益既不是与公民身份相对立的,也不一定会破坏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福利,在基于商业价值的社会秩序发展中,机械技艺的实践者扮演着一种积极而成功的角色。^{[13]89}

2. 机械技艺从业者与公民身份

和拉蒂尼一样,卢卡的托勒密(*Ptolemy of Lucca*) 也强调机械技艺是城邦共同体存在的标志,不过他的讨论是围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展开的。穆尔贝克(*William of Moerbeke*) 在1260年左右对《政治学》的翻译使得该文本在欧洲变得更容易获得,但亚里士多德对机械技艺从业者公民身份的取消并没有普遍地取代先前中世纪思想家的观点,

相反就像中世纪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情况一样,他的权威被明确地援引,却用以支持与他自己的观点不相容甚至对立的观点。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本质是促进公民的德性,托勒密则认为城市共同体是人类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条件^{[19]364},德性和身体的物质需求都是公民生活中值得追求的目标。从事机械技艺行业的人理应获得公民的身份,他们“愉悦了他人的视觉、听觉、嗅觉或触觉,通过建筑物、衣服、鞋子还是任何其他人造物品来实现”,或者“满足了人类生活对营养的需求。”^{[19]415-416}在一个城市里,机械技艺的种类及其从业者的数量越多,城市共同体就越能满足人类的各种自然需求。托勒密不仅赋予机械技艺从业者的公民身份,而且进一步强调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平等待遇,例如地方法官的选拔,“任何阶层的人都有资格,而不是按照其出身”^{[19]361}。这一立场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相去甚远,因为后者以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断将机械技艺从业者排除在公民之外。^{[13]93}

3. 教权批判中对机械技艺的权利认同

在14世纪欧洲的王权与教权斗争中,帕多瓦的马西留(Marsiglio of Padua)作为反教权的代表,秉承“一切都服从一个主要目的,这就是摧毁教宗与教会的权力”,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证明神权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20]在《和平维护者》(*Defensor pacis*)中,他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对六种社会阶层(即战士、祭司、法官、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划分,但拒绝将公民身份限制在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中,认为从事与农业、手工艺和商业有关的体力劳动者也具有公民资格。对于公民身份的判断,马西留没有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拉蒂尼等一样基于互惠性,而是以一个人对共同体是否有贡献为标准,同时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物质而非单纯的道德或精神方面。从事机械技艺的人,尽管缺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以及教育,但他们在对实际事务的理解和判断上存在共同点。在《维护者小著作》(*Defensor minor*)中,对于谁享有权力去惩罚或罢免玩忽职守的教皇这一问题,马西留认为最好是工匠或其他机械技艺劳动者,因为这些人确保公共利益方面有着特殊的物质利害关系,是最有可能受到滥用职权的统治者伤害的群体,也最有资格确定伤害的发生并为他们的不满寻求补偿。^{[13]99-100}

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思想在14世纪和15世纪不断地被采纳和修改,甚至在15世纪下半叶,对从事

机械技艺的体力劳动者的尊重和包容已经成为政治反思的一个常规主题。今天回顾性地判断,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接纳或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机械技艺从业者公民身份的理论立场,处于欧洲迈向近代的浪潮前沿,而这股浪潮涉及了对普遍特许权、合法权利和公民参与的要求^{[13]101},标志着社会生活中从“善”到“权利”的转换。

五、余论

正如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语料库流传的历史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技艺思想在欧洲的接受是一个多方面、不确定的过程。托马斯·阿奎那·沃尔特·伯利(Walter Burley)和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等人坚决支持亚里士多德带有贵族主义和排他主义意味的学说,强化他们自己对机械技艺的厌恶与贬低。然而,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并不是唯一的理智策略,即使是那些把自己定位于亚里士多德主流观点中的思想家也是融合了广泛的哲学立场和社会价值观。

机械技艺在知识中的分类历史也没有随着基尔沃比和阿奎那而结束,特别是对“神学是否是一门科学”(*utrum theologia sit scientia*)这一问题的关注,涉及到对整个科学的定义和排序原则的广泛讨论。在关于彼得·隆巴德《箴言四书》的数十篇评论中,无论是关于神学地位的讨论还是知识分类的讨论,机械技艺继续从属于所有其他科学,并基于它们对身体或物理世界的关注而处于较低的地位。中世纪的知识分类是为了证明特定科学相对于所有科学的对象即上帝的价值而建立的,对机械技艺的分类蕴含于其中,单靠系统化的整合很难提高机械技艺在知识层次中的价值。此外,进行机械技艺阐述的中世纪文本作者本身并不是任何某一种机械技艺的从业者,他们对工匠或工艺本身几乎没有兴趣或抱有同情的态度。对知识的描述和书面分类引起人们关注这一事实,不仅表明一种特定形式的知识及其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对象决定的,而且也表明其方法的严谨性或其成果的社会意义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最后,由于机械技艺的地位随其不同的实践者社会身份而得到不同的彰显,这为理解技术融入西方世界观以及近代科学的崛起,尤其是对探讨齐尔塞尔论题和近代早期科学的

工匠起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胡小波. 机械技艺含义在中世纪欧洲的演变[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9): 80-86.
- [2]Sternagel P. *Die Artes Mechanicae Im Mittelalter Begriffs- Und Bedeutungs-geschichte Bis Zum Ende des 13. Jahrhunderts* [M]. Kallmung über Regensburg: Lassleben, 1966.
- [3]Alessio F. Filosofia e le “artes mechanicae” nel secolo XII[J]. *Studi Medievali*, 1965(6): 71-155.
- [4]Whitney E. Paradise Restored: The Mechanical Arts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hirteenth Century [J].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0, 80(1): 1-169.
- [5]Ovitt G. *The Restoration of Perfection: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Medieval Culture* [M].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Rossi P.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M]. Attanasio S. (trans.), Nelson B. (ed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14-61, 137-146.
- [7][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 [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 [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 [M]. 颜一, 秦典华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0][古罗马]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M]. 庄陶, 陈维振,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48-449.
- [11]Capella M.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 [M]. Stahl W H.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46.
- [12]Hugh S V. *Didascalicon de studio legendi: A Critical Text* [M]. Buttmer C H. (eds.),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39: 22.
- [13]Nederman C. Mechanics and Citizens: The Reception of the Aristotelian Idea of Citizenship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J]. *Vivarium*, 2002, 40(1): 75-102.
- [14]Al-Farabi. *De scientiis* [M]. Alonso A M. (eds.) Madrid: Granada, 1954: 109-112.
- [15]Gundisalvo D. *De divisione philosophiae* [M]. Baur L. (eds.) Aschendorff: Münster, 1903.
- [16]Weisheipl J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in Medieval Thought [J]. *Mediaeval studies*, 1965(27): 81-89.
- [17]Kilwardby R D. *De ortu scientiarum* [M]. Judy A G.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138.
- [18]Latini B. *Li livres dou Tresor* [M]. Carmody F J.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 [19]Aquinas T. *Opuscula Omnia Necnon Opera Minora* [M]. Vol. 1. Perrier R P J. (eds.) Paris: P. Lethielleux, 1949.
- [20]赵敦华. 中世纪哲学-长编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484-489.

A Study o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of Artes Mechanicae in Medieval Europe

HU Xiao-bo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Aristotle's demeaning attitude towards arts or skills represented the dominant philosophical views in the late classical and early Medieval periods in the West. Aristotle's works, which were infiltrated and blended with Arabic thoughts, entered medieval Europe with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medieval thinkers obtained a model for evaluating artes mechanicae, and re-evaluated the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 forming the concepts of religious salvation theory, political metaphor theory and secular function theory of artes mechanicae. These different thought clues enriched the organ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rtes mechanicae in medieval knowledge, and presented the rise and fall of Aristotelian views on artes mechanicae in medieval Europe. Not only does it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ers' concepts about the essence and content of knowledge, but it also provides a broader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view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story.

Key words: Aristotelism; artes mechanicae; mediaeval; Robert Kilwardby; Hugh of St. Victor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 赵月刚)